

曰嗟乎夫旨吾邑之建而水陸之勢兼便也自斯河之弗達也陸輓車擊肩負而跣馳凡百穀之任千夫之力弗若一舟之致也引泉鑿流抱甕行汲數里而一罷凡盡日之功不若瞬息之便也今茲之有河也一泐鱗次帆檣下上千里之材五方之貨陸弗能致者不踰日而集于城下矣四民之所往來習勞而就逸者不行役而濟矣室廬相比周城而居堤之河而注焉若家汲而戶輪之足矣夫斯河之浚也王君之澤弗可泯也迺遂稱爲王君河云而邑博劉生達等

敘其事乞文于予予聞而嘆曰懿哉所以名河之誼乎予讀召康公之詩愛其人思其所說猶曰召伯召伯者焉而况于經營敷引心力周咨之所建者乎惠流者思功遠者世渠稱鄭國井美耿君秦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夫高城深塹邢邑之所以爲固也禦暴興利循良之所以永譽也夫斯邑也任君城之是故以任丘名焉至于今民猶載矣后之言王君河者則自今始也重休襲美播之無疆其將有徵于斯文乎

孫文恪公集

記

孫陞

新建巡按順天察院記

巡方

今上馭宇之三十有一年。巡按順天監察御史懋卿
 上言。臣幸得銜命奉使。以督察畿輔為職。所領重于
 天下。郡國而都城。顧獨無治所。恒視事浮屠之舍。章
 牘簡書。度藏不密。掌故胥吏之徒。單外暴見。人得徂
 伺緣隙為姦。甚非宜。臣請無敢別賦更繇。但以臣所
 蔽訟贖鍰之在縣藏者。庀材募庸為署。得踴心厲下。
 折姦萌。宜詔條便。上許之。無何。署成。而京兆二縣

懋卿貪賊人也。乃能以贖鍰為公用耶。

令造余乞文以記始事。余按御史之名。紀于周官。刺
 舉之典。昉于漢代。蓋古者政教流行。風俗齊同。上下
 交信。而邪慝不作。然猶孳孳不敢懈。天子省方。諸侯
 遵職。考禮申度。以防其溢。采詩聽誦。以求其微。然後
 鄉貢其俗。國聞其政。而天下之情可知也。觀察之設。
 基于是矣。夫古既遠。淳澆樸剝。吏或旁法守利。而民
 至抵冒以爭刀錐。于是監郡察州之制。議而衣繡持
 斧之使出。至于大都之下。不制之豪。乘時藉資。詭法
 干紀。則司隸假節以督三輔。非獨遏強圉而備非常。

抑亦抗威稜以風四國。蓋因變制權得其適矣。魏晉以來。因革靡一。然臺察之任日重于曩時。繩糾之權益彰于前軌。固弗之能易也。皇明建官。既則周典而按部之制。猶采漢儀御史大夫歲請于上。分遣其屬巡行天下。內自都邑。外抵蠻夷。縣道幅員萬里。居平常言國家苟得賢巡方數十人振肅綱紀天下不足治也之中。絕荒遠徼之外。惘瘵幽憂之疾。盜竊姦宄之情。無不使旁燭。行省大吏二千石以下之賢不肖。出令之平頗庶獄之詳濫。氓庶好惡之中和邪僻。無不使聽覽而變置之。大者奏裁。小者立斷。是以風教覃于

四裔。雷壩邇于階闥。德刑咸暢。而王路清夷也。御史之任于是為重。操柄既鉅。而居處不肅。則觀褻而威頓。漏泄之患。生請寄之奸起。故部使者所至。未有不

重屋複垣。累棘襲扃者也。而况京兆所隸。近畿百里。巡方之職。苟能除去墨吏。即所謂里巷之俠。不論可也。之內。參怵環詭之觀。殊異乎五方。隳惰浮淫之蠹。參成于累盛。與夫里巷之俠。三選七遷之民。時時觸罔

都肆簡蒐。春秋番衛之衆。旅于道途。軍實營屯。兵芻徵發之文。盈于几案。周防一逸。機變立生。是故按治者常以魁望宿資。雄俊更嘗之材。然後能勝其任。夫

事異于常倫而制陋于下國使夫位署失次建政無所本末相踰輕重衡決不稱之大者也百五十年曾無論白以逮于茲豈誠未覩厥體哉無亦畏嫌于懷也爾矣惟上宣二祖重光振百代絕業禮文規制宏亮絜備士逢其會而不能伸眉吐議舉纖遺昭憲度廓帝絃恢玉綱可謂失其時矣御史器能行誼著于班行蹇然有古風槩固宜言契乎聖聰而事立于當年也昔者陳國道第內史以訛魯新闕宮史克作頌余厠禮官又舊史氏也謂王政而不書沒賢臣之

嘉績弗紀則亦有曠懼焉爾故因二縣令之請而備論述之以鏡于石御史鄔姓豐城人辛丑進士書

與李縣尹書

防倭

五月間倭寇千餘由勝山海濱擁入吾土焚廬舍屠生靈縱橫蹂踐于石堰內外數十里如入無人之境彌月飽所欲始航海去維時足下登城防守其猖獗逼城之狀不猶在目中耶今雖甦爾靖輯瀕海居民神效膽喪遙見海艘夜泊率妻孥奔走山谷數日乃

旋室中財貨往往爲土賊所掠窮窘辟易言之傷心
明年南風起寇或併力而來深爲可慮是故乘冬月
閒假之時思患預防足下所宜加之意也國初防海
之制甚詳歲久漸弛卽今集兵船塞水港出洋哨探
據山環守固自有主者乃若海塘以內抗拒其衝則
封疆之臣之責矣昔人于塘外濬河塘上築墻下里
甲分信地刻日畢工官不費而事自集蓋將恃河以
爲塹依墻以屯兵俾寇弗獲踰海塘侵內地也今墻
或傾圮河或壅淤不乘時葺治之可乎鄉兵本農夫

然性頑勁其禦門庭之寇家自爲兵人自爲戰實勝
官軍擇有行誼者爲之團保之長製冊籍勒名氏平
居深戒勾點以安其業臨事稍給崔直以結其心有
能斬將擐旗畀之重賞夏未寇復窺虹橋鄉兵鼓譟
而前卽遁入海亦其一驗也今名籍漸廢團保匪人
不乘時申飭之可乎姚城四面臨江視他邑更覺險
阻乃昨乘之拒寇獲保無虞說者謂宜增高壘以壯
雄圖建敵臺以騁長技誠爲有見矧今西壁多頽新
墉未固不乘時修築之可乎修城之費取諸官則帑

藏已虛。取諸民則脂膏已竭。僕嘗過上虞。見張君銳意修城。詢之云。其邑預徵徭銀。共計八千兩。以三千兩解軍門。尚存五千兩。請諸土官。獲與茲役。僕思徭銀預徵。闔省畫一。姚之戶口勝虞。徵銀必多。曾解幾何。尚存幾何。比例移文。是在足下為之所也。吾姚災切剝膚。嘗各攄防寇之策。城中人一說。江南人又一說。四鄉人又一說。夫同舟共濟。豈宜自相參商。僕意塘兵鄉兵。多設藩垣。固所以護城中人矣。藉使塘不能守。鄉不能禦。江南四鄉之民。奔避于城中。則修城

增壘。非即護鄉間人耶。譬諸一身。然城中腹心也。江南唇齒也。四鄉四肢也。善醫者究標本。投藥餌。必期于全體皆安。是故為今之計。葺墻疏河。練兵修城。所宜兼行並舉。有先後而無輕重者也。保障一方。不可無調遣遊擊之兵。近聞召募勇敢。已及千人矣。無事坐食。費出不經。莫若選精兵五百人。或用千人。分兩番操練。則名為千人。實止給五百人之費。而臨時又得千人之用以策應鄉兵。節其所贏。給鄉兵雇直。是又在足下劑量伸縮之也。士生明盛之朝。委質為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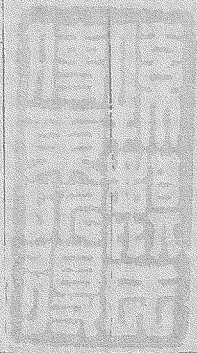
輒思報主固知足下忠義之心油油然不可遏第
 官以父母名誠宜視民如子古人有蒲鞭示辱者有
 催科政拙者凡以生之不傷厚之不困法三王之遺
 意也昔者姚俗簡朴近古諸凡讌會僅僅成禮而已
 比來士夫之家競為侈靡萃水陸之珍誇金帛之盛
 恣長夜之飲耽劇戲之娛此當承平無事然且不可
 况四郊多壘之時乎僕願足下省刑薄罰倡節儉以
 厚風俗實為政之切務弭寇之根本也夫弭寇必賴
 乎才將領尤必賴乎賢守令藉諸載籍橫海樓船雖

樹一時之勲平居伐謀杜漸其誰任之魏尚守雲中
兼將領者今之郡縣固不能爾
 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虞詔宰朝歌賊徒駭散境內皆

平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亦惟踵躅以嗣其芳焉耳
 前守劉君既得罪去矣其事尚屬未明但劉嚴刑重
 罰仇視其民是以人弗憐惜之今聞新守李君實銓
 曹為地擇人者先聲既已慰士民之望而又得足下
 不赴京朝使誠上下同心防禦寇弗入境民獲安生
 其効可計日而覩也松江海口新寇泊者十餘艘勢
 殊可畏奉化奔突二百餘人又未知底止寇情巨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來不顯于夏月今羅丞遷官保壽應觀萬一豺豕
 成群構連深入飲馬于舜江之滸足下病軀隻力其
 何以覆之哉不可不逆為之慮也



前年國書到舉羅先身其為官未期已隆過既重
 乎豈真古公八不似其若亦勤勤以國其志盡其
 爾以表選不雅後老勤勤望其
兼津傳管今之清德回今世價
 樹一執之無平器對其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周立勳勒貞

編輯

李待問存我叅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疏

曾 銑

議收復河套疏

夫夷狄之叛服無常而中國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
于易庶幾杜漸防微仰惟 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



天是宜舞干羽于兩階內治修而遠人服顧茲北虜

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寇榆林內地

傷殘遠邇驚懼夫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

迺爾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

遂上此諫

除遂難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

不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

不知抽薪外患不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

代以來悉麗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

仲獫狁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爲朔方

郡築城繕寨因河爲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畧唐初

朔方軍以河爲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於河北築

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

損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進陷靈肅河套復

爲虜有卒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

胡元遠遁漠北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亡

幾千里救焚不暇而又敢望河套乎後以東勝孤遠

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

地沃膏艸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

河守乃區區于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筴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旣種。竊發無時。出套則寇宣大三閩。入套則寇延寧甘固。生民荼毒。全陝困敝已極。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于我。皇上夫河套自三代以迄于今。中國所守以界夷夏。又我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自

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套虜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而封疆之臣。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繼踵而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曰姑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

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故敢冒昧。輒以短見。上塵睿覽。伏乞勅下該部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奏。會集廷臣。詳議可否。如蒙采納。特賜該部作速施行。蓋選將材。除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牆。方議修築。今仍輒有復套之議。會極疇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爲數

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沃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寇。驅其餘黨。擯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旣昭。賊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此社稷之計。聖子神孫之永圖也。

一曰定廟謨。周公曰。戎狄是膺。孔子作春秋。攘夷狄。以尊王室。漢武帝之朝。已治安矣。賈誼且以爲首足。

倒置深用痛惜蓋以中國者首也蠻夷者足也不可
 紊也 陛下德配 天地明並日月而閩外之臣迺
 不能奉揚威武汎埽腥膻以嚴華夷之限繼春秋之
 志者臣竊恥之醜虜以逆犯順悖亂天常王法所必
 誅而無赦者今欲除之先務其本河套者虜之巢穴
 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寧
 居守禦單弱芻糧莫繼歲掠之民往往為其先驅畏
 虜之害所向無前將來生聚日繁貪噬日恣南侵之
 禍深有可慮趙克國屯遼中漢宣帝主之于始而魏

相卒成其終此事實貴溪為內主恐朝議不定耳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贊相者裴

度也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伏願 聖明先定此
 志命下廷臣大加詳議以為長治久安之計不以同
 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
 憚博選謀猷忠勇之臣付以閩外專征之任惟求底
 定不急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我 皇上文教
 既崇武功亦競中興大業巍然煥然商之高宗周之
 成康豈足以比倫也耶

一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

節目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綱紀既立，則戎事可興矣。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三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卽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雖善，其勢寔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胆落，輒興版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爲爰

整雄師，張皇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遜，然後拒河爲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旣而移撫鎮以制之，立

○行○之○整雄師，張皇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

揆套之舉先朝每歲

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克軍者，皆定發于衛所。凡該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爲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項，開一項是爲間田以養地力，其緣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

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

黃河不可引。如寧夏鑿渠可也。

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
又做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稼穡。虜騎難
於馳驅。夫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
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為禦虜之計。民
不告勞。農不苦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
此規模節目之大畧也。乞勅該部預為料理。三年之
後。以時而行。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年邊
事廢弛。將士怯懦。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四月

先將隣近賊巢。勦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胆力漸雄。

其後兩次出勦得夫相半

然後昭 聖明無外之度。聞 皇上救民之仁。多給
榜文。標示牌檄。遍置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虜
之民。興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以動豫。在師中
吉矣。

一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為之也。得其機
而乘之。勝算在我。何往不濟。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
艸以住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
黨類。動十數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

寇之時勢。我軍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洹寒。

水艸枯凍。又皆各就佳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

曰夏秋虜馬強而我馬亦強冬春虜馬弱而我馬

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攢槽牧

亦弱其論亦確

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

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

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

調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

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

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

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

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宜大山西總督鎮撫等官。

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佳牧

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逃遯。厲兵牧馬。又可以

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

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賊如復讐而來。我軍

據險以守。况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墻。可使捷

伐。如是三年。虜勢自衰。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

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為險。修築

墩隍。一如榆林守邊之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填寔邊民。墻塹既固。耕穫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寧夏之河防亦寬。而內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

一日選將材。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能否勇怯。所係匪輕。如馬永之于遼左。梁震之于守雲中。至今稱勇。亦以其能善戰料敵。不負專閫也。今三邊之將。謀猷勁悍。未可謂無其人。而因循懦弱。襲于不振。一遇警發。遂觀望退縮。遠爲自守。蓋總副叅遊等官。爵位漸高。志

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所以識田單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邊之廣。豈謂無人。但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故英雄豪傑之徒。往往襍于卒伍。雖有材美。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非非常格。各鎮將領。除中材堪以策勵者。照舊任事外。凡有庸流。別議任用。乃自指揮千百戶等官。以至摠小

旗夜不收等人員及屢年各處廢棄謫戍將領中間果有智勇超羣謀猷出衆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卽以爲千人之長可將萬人者卽以爲萬人之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布四體將兵出塞果能摧鋒破敵聽臣等覈實奏請卽與寔授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被沉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掃清朔漠以恢大業可坐而待矣然此特就復套而言不爲常例如循常守舊無所樹立者令各復還職其有畏怯逗遛玩愒失事者黜罰自有明典夫復何言如此厚賞以酬有功明罰以懲不恪爲將者亦將爭自洗濯嫌于見棄而武功日競矣

一曰足芻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擬蒐套之兵摘選馬軍六萬人每人日給行糧一升五合每日計行糧九百石以五十日爲期共該行糧四萬五千石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共計銀五萬四千兩每人日折塩菜銀一分日該銀六百

兩。五十日共該銀三萬兩。馬六萬匹。每匹每日料三升。五十日該料一石五斗。共料九萬石。每料一石折銀七錢。計銀六萬三千兩。每馬艸一束。該艸六萬束。每束折銀一分。計銀六百兩。馱馬牛騾二萬五千匹。共該艸料銀五萬一千二百五十兩。山東槍手二千名。係是客兵。其人猛悍。欲致死力。糧餉宜加。大率每人每日須給銀六分。連往來路費。又約該銀一萬三千兩。外將領等官廩給等費。大約銀五千餘兩。共該用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兩。然此經常之費。語

其大略也。師行千里。風雨罷勞。敵愾禦侮。存亡攸繫。不有厚賞以結之于先。安望得其死力于鋒鏑之下。故必豐其衣食以壯其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兵有鬪志。將以增氣。雖數萬衆。合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寇之期。斯可卜也。賞犒之數。大約該銀十餘萬兩。摠計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征之費。比宣大山西每歲客兵之需。京運銀一百四十五萬兩。今陝西于年例防秋之外。亦捐此客兵之數。以克復套三年之費。非甚難

集不然。淮折每歲餘。鹽銀兩不下七八十萬。以此供億。尤屬相應。伏乞勅下該部擬議。先發帑銀四十萬兩。交付總理糧儲大臣。督同延綏陝西寧夏三巡撫處。預先會計召買。聽候行軍之費。其中十萬兩。作爲犒賞之需。外更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別項挪移借用。仍令預備輜重。待時而行。則食足兵強。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

一口明賞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故勛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

妄施。雖分毫不與。昔孫武斬宮嬪。而吳兵可用。穰苴誅莊賈。而軍士股慄。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仰惟皇上明罰勅法。令甲昭然。有邊功者。特加陞賞。而失事將領。即械繫誅譴。可謂勸懲之公矣。然臣思之。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平日久。戎務漸廢。紈袴之子。罔知兵革。三軍之士。習于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臨陣退縮。逗遛失事。無怪乎其然也。至于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賊首級。而羣數

十人爭之。在已。既不免于傷殘。且縱賊不追。而投間抵隙。反爲虜所擠者。往往皆是也。合無請勅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賊者。雖無首級。定爲首功。而爭搶首級者。與凡退縮觀望。買賣冒奪之徒。繩以重法。戮之以徇衆務。俾畏我而不畏敵。法曰。威克厥愛。允濟。此之謂也。然欲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况玩愒之餘。衆心渙散。迫之以威。則離。循而拊之。三軍之士。溫如挾纊。臣請給發帑銀之外。再乞勅下該部擬議。詳著條款。明降榜文。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

心知所趨避。夫有賞以誘之于前。有刑以驅之于後。則士卒感恩而畏威。有勇而爭奮矣。

一曰備長技。漢書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爲表裏。斯爲萬全之術。今虜賊之長技。不異于昔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先得而知也。欲求相爲表裏。始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蓋天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盡其利。與無技等耳。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炮。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

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比年禦虜賴焉。今秋于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灰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鉄蓋口砲六千位。長管鉄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鉄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鉄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鉄炸炮十萬筒。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鉄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爲表裏。庶可鞭撻。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

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于此而不宜于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于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燬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盔甲神鎗等器原爲私藏者例也。而蓋口砲長短鉄銃律條旣無訣載。而寔爲籌邊破虜之公器。伏乞特勅該部不以爲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于山西陝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爲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于軍中自造京師所製所作非所用之人身得蓋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

火器兵仗皆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
日
續
十
續
美
哉
謂也。不然，虜技精強，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卷之一

十四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李待問存我叅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疏

曾 銑

總題該官條議疏 條議復套

臣看得該撫鎮等官勘議復套事宜雖議論詳略不同而僉謂河套之當復與夫勢之不可以不復者

所見皆同。但兵糧措置之規，攻守緩急之序，不無少異焉爾。蓋事體重大，人情所難，固有不能比而同者。臣奉欽依，有參酌之責，敢不悉心以爲聖明告乎。夫河套之復，賴有天下之大機，惟在審天下之大勢，以起天下之積痿，庶幾文武全功，帝王大業，可運諸掌矣。何謂大勢？夫河套者，西北之樞，全陝之喉吭也。三代秦漢，竝列中原。迨我皇明，盡入版圖，顧承平日久，武備浸疎，虜因竊據，漸致繁衍，蓋禽獸之孳息者，旣蕃而虜略中國男嬬又衆，以此穹廬四望，勢益強，遂爲門庭之寇。貽中國之患，出套而東，則宣大三關受其害，畿甸爲之震恐；西則甘肅蘭靖蒙其毒，洮岷爲之戒嚴；入套而南，則全陝延慶等處，無不遭其侵掠，舉耳目之所睹記，如嘉靖十九等年，以迄于今，山陝遼薊之間，殺略人畜，無慮百數十萬，蓋虜處其便，中國失其險，不有以制之，則益啓裔夷輕侮之心，將來禍患，不可勝道。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極重不可反，此憂國者之所當審也。何謂大機？夫有非常之才，而後能建非常之業，往古不暇悉矣。肆我明興，有

太祖之聖而後能驅逐胡元，有成祖之聖而後能三犁虜穴，列聖相承，海內熙洽，虜時剽掠，經略未遑，不惟徂於治安之可恃，抑亦贊襄之者無其人，今我皇上文德武功，丕昭無外，敬天恤民，憂勤不息，每聞邊警，宵旰靡寧，故嘉納復套之奏，卽下之臣等具上方略，頃者三邊風動，陸師氣倍，而醜虜且畏遁矣，誠使忠計之臣不懈於內，謀勇之將忘身於外，復此舊壤，以除禍階，郡縣其地而守之，有方，豈止百年無事耶？是河套一復，非惟廣地寔鞏，皇圖遠邁，百

王近配 二祖惟我聖明有可致之資爾，故曰天下之大機，夫知其機，審其勢，亦爲之而已矣。禦戎之臣，猶懷觀望，甲乙可否，鮮能振勵，使臣愚建白之意，孤危莫遂，遷延不決者，夫豈無其故哉？良由畏懦之徒，嬰痿痺之疾，恣知巧之說，膠結人心，已非一朝一夕。雖忠臣義士，亦不能不爲其所眩，此不可以不辯也。凡邊方撫輯之事，付之於文職，戰陣之事，付之於武職，而又擇大臣以總督之，朝廷制虜，亦慎重矣。柰何將官每出於參養，罔知夫忠義遇賊不戰，擁兵自保。

遂使賊勢猖獗無所忌憚而文職諸臣坐守城堡莫辦真偽一倡百和遠邇同聲始則邊徼之飾辭終成朝野之通患遂信以為虜寇真不可抗此戒懼惟謹備之為尚而猶不能免焉是使中國武勇邈焉無聞士卒見賊不匿則匱此其病痿之原也故聞臣復套之議惟聖明鑒之有志者壯之識者是之其染於邊人之痿者或曰賊猶伏虎也官軍進套入虎窩也虎之伏也尚能為害猝起而搏噬之勢將莫禦夫自邊患以來賊之侵軼憑陵者不知其幾生民荼毒所不

忍言非由我軍之蒐套也後辛以開邊發朱秋崖中丞當詣史若尚以為伏虎不知行虎

之禍果何若也嘆曰我不能效曾統乘西市也遂仰藥而死可為志臣以為伏虎尚莫敢攫則行虎將益

畏縮矣士短氣他人畏縮猶可委也當事任者而畏縮為心

不有負於國乎或曰套地險要固當復也但我兵少

又素脆弱終難與敵也夫兵貴精不貴多也中國不

患無兵而患不練兵誠使各處巡撫兵備等官於糧

餉器甲之具於鼓舞綏輯之方各修其職總副叅遊

等官於科剋冒占之弊於愛恤操習之規知所戒勉

則所在兵可使勇且知向義何虜之不可破哉昔周

瑜以三萬之衆，破曹瞞百萬之師，李靖定襄之捷，以三千而破突厥十萬，衆寡強弱，豈有常形邪？惟在善將者馭之而已。或曰：九邊之守，歲費已極，若加復套，尤爲不貲，財力殫竭，將柰之何？夫成大事者，不計小費，不一勞者，不永逸，此定理也。卽以宣大三關言之，客兵歲費百五十萬，今常併守，然亦歲常百二十萬，直以百年爲準，須錢穀萬萬，猶未已也。若復套之費，不過宣大一年之費，其屯守修築，不過再倍三倍，事已集矣，設以爲難備，可獨豐于宣大而嗇于陝西三

邊也。况套地旣復，則郡縣其地，將來賦稅足供三邊之用，地闢民聚，有裨中興之大業。所謂大事者在此，而小費豈足惜哉？或曰：中國者本也，夷狄末也，不務本而事末，未可也。臣以爲虜寇不侵，百姓安堵，本末之說似也。今之虜患，不知果可以爲末務而坐視之乎？九邊騷動，中原驚擾，近者被其戕害，遠者苦於徵輸，內帑告匱，宵旰靡寧，有坐困之形，無底定之日。此諸葛亮所謂往與住勞費正等，故復套以祛其害，正所以安民，非以厲民也。所以厚本，非以逐末也。或曰：

兵法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緣邊分地而守，惴惴焉惟恐失之，且不能免，乃欲督兵於征，卽套內大虜，誠懼夫主客之莫當也。此知攻守之名，而不能盡其變者，非善策也。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今臣習夫火攻之法，助以槍箭之長，考察地利，攻以車陣，馬步相兼，水陸並進，欲進賊莫能禦，欲止賊莫能撼。內有聯束之堅，外無衝突之患，加以斥堠嚴明，賞罰必信，雖三千之士，可當虜萬騎。兵志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致人而不致於人，職之營

陣，庶其近之。或曰：套誠復矣，全陝之地，可免虜患，賊旣無巢，侵掠不免，獨不多宣大之憂乎？此不知中原一體之勢，而秦越視天下者之說也。夫虜之所以侵軼無忌者，爲其視中原之無人也。若果奮其武勇，逐之河外，剉衄之餘，兌喙自遠，其敢以一河之隔而復肆猖獗耶？况宣大諸邊自有防禦之兵，初非掣彼以守此也。凡此皆方今之痿，漸成大癰，賈誼所謂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者，正此之類，豈不可爲痛哭也哉？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堂堂天朝，被

侮於醜虜此臣等義不受辱甘心馬革之時他尚何

恤哉但恐群痿弗瘳有誤大計故不敢隱默若此漢

有謀臣曰晁錯者議削諸侯地蘇洵曰錯為一身謀

此時已慮分宜矣

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

用一身之謀哉今日虜寇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

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直以苟免於身之為

幸鮮有不以臣為愚者惟賴聖明辯之於早斷之於

獨審其勢運其機以起夫天下之沉痾而已謹將各

鎮巡撫都御史謝蘭等鎮守總兵都督等官王縉等

各咨呈內條款相同者以類評議特出者隨事發明

其有一得之愚諸臣所未議者併行開具前件用塵

御覽雖未敢以為復套方略亦區區芹曝之微忠也

計開

一恢復河套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河套乃

中國之故地也自受降故城久棄不守移鎮榆林河

套盡為虜有盤據年久巢穴已成誠腹心之疾也以

形勢論之山西河曲保德之間與套虜僅隔一河是

以虜賊出套大舉深入或犯三關或犯宣大而直隸

內地亦可長驅而入，虜賊入套，大舉深入，或犯平固，或犯延慶，而陝西省城亦皆爲之震恐，且甘涼以西，左蕃右虜，止有一線之路，而肅州尤孤。若河套不極力一復，則諸鎮之受害不已，其不復套之害有如此者。方今大小臣工，果能慟虜賊之慘，復子弟之讐，決逐之於沙漠之外，然後據河爲險，築牆爲防，受降之城可以復之，外而宣大二關可保無虞，內而平固延慶可高枕而臥矣。其復套之利有如此者。夫套之復與不復，諸鎮之利害，昭然可見。此其形勢之不得不

復也。再以時機論之，方今之時，天下富強，虜雖縱橫，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富強，驅一大縣之虜，勢若反掌耳。况我皇上有復套之心，而壯總督復套之奏，執政之臣，仰體皇上之心，而贊襄復套之事，以其時則可以有爲，不爲則過時而難圖，以其機則順而可行，不行則禍發於莫測。此其時機之可復而不可失者。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虜自據套，漸致繁滋，蓋禽獸孽息者，旣蕃而掠去中國之人，又衆，以此勢日衆強，穹廬益固，遂爲門庭之寇，誠仁人之

所隱憂也。方今聖人在上，德合上玄，威震百蠻，時宜宵旰憂邊，兵食軫慮，佐以運籌之賢，舉中機宜，是以俯俞總督重臣復套之請，命上方略，期復故宇，真中國之曠舉，而振古之鴻猷也。蠢茲醜虜，其何足平耶？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本院嘗揣測形勢，較量彼已，復套之役，有六可焉。請言其寔：夫河套延袤計二千餘里，延寧邊垣已一千五百餘里，若因河為固，較其長短，多五百里，比之守牆，其易十倍。三時務農，不煩戍守，止須水合，然後防河鑿冰為壕，壘冰為

垣，比之守牆，易猶三倍。此蘭靖寧夏河曲保德，見有恒規，一可也。一虜入曠，居野處，一帳之外，便為敵國。我則宵鋒晝燧，以為守。城郭溝池，以為固。虜馬地凍草枯，臙騰已滅。春時冰解，尤甚虺隤。我則閑廐而居，芻豆而牧。此天時地利，彼短我長。若選驍騰之騎，簡鋒銳之卒，冬春之際，因其近塞，遙往速歸，襲其營帳，掠其牲畜，虜必遠徙。但數百里內，不復敢牧，則河套之半已非虜。有此近時名將王劼、梁震，屢有成績，二可也。一寧夏一鎮，勢據上游，利於舟師，婦人任友二

復套不須大舉，只宜多方擾之。如昔之人，取陳之法，虜自難安矣。